

丹麥大選與北歐國家政黨政治面臨之危機

齊示右

一 前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丹麥王國舉行大選，由年滿二十歲之公民參加投票，選舉產生國會（Folketing）一七五名新議員，至於格林蘭島及法洛島所應分別產生之國會議員各兩名，則於十二月十三日個別選舉產生。丹麥一院制國會^①之上屆議員自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選舉產生後，其任期本應至一九七五年九月截止，但因十一月六日事件^②之發生，迫使社會民主黨與人民社會黨共同支持之政府解散國會，提前大選。

丹麥此次提前選舉，結果不僅未能澄清其政治困擾之局面，反之，由於國會中原有之五個政黨勢力之普遍退却^③，新進黨派加入國會，使政局更感複雜。在國會的新組成下，不論是右派，中間派，抑或左派政黨，均無法單獨湊成組織政府所必需之多數。同時格林蘭島與法洛島選出之四名議員亦不再擁有像在上屆國會中所佔有之仲裁地位^④。

然而，因改選而加重之政黨政治混亂現象，以及社會主義政黨勢力之普遍退却情形，並非屬丹麥一國所獨有。即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亦不例外。故此，本文在分析此次丹麥大選之餘，將亦就北歐各國政黨政治之趨勢提出討論，以蔽全豹。

二 參加競選之政黨

參加十二月四日選舉之丹麥政黨共有十一個之多，但彼此界限分明。一方面為上屆國會中擁有議席之五個政黨，其中保守黨，由結民黨蛻變成之自由黨，激進黨與社會民主黨等四黨皆為成立在七十年以上，甚至已逾百年之歷史悠久之政黨。至於第五個政黨為人民社會黨，該黨歷史甚短，係由一九

五八年反對蘇聯武裝干預匈牙利事件之丹麥共產黨離異份子脫黨所組成。該黨於初成之時與社會民主黨形成對峙，對社會民主黨威脅頗大。嗣後幾經演變，人民社會黨始接受與社會民主黨合作，支持後者組織之政府，但對參加政府事，迄未首肯^⑤。

丹麥激進黨之創設受法國「老虎總理」克利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之影響頗鉅。該黨過去曾經長時期支持社會民主黨，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一九六四年間，數次參加由社會民主黨領導之政府。惟在九年前激進黨政見右轉，擺脫其舊日之政治盟友，而與保守黨及自由黨接近。此三個屬於士紳性之政黨，在國會中強大之多數支持下，並於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經聯合執政達四年之久。奈好景不常，尤因當時三黨聯合政府無法有效制止國內之通貨膨脹，致遭物議，於一九七一年大選時遭遇失敗。

其他參加競選之六黨可分成兩組，在第一組內包括有三個在過去曾經當選有議員參加國會之政黨。如丹麥共產黨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六〇年間，在國會均曾佔有議席，自經一九五八年分裂後，該黨勢力即一蹶不振，在歷屆大選中迄再無法分得議席^⑥。左翼社會黨成立於一九六七年，係由人民社會黨分裂產生。該黨屬極端左派，政見較共產黨更為偏激，但並未見附着於毛派或托爾斯基派組織。左翼社會黨在一九六八年大選中首度競選，並贏得四個議席，但在一九七一年再度參加競選時，則一敗塗地。

喬治黨係於一九一九年根據美國經濟學者喬治（Henry George）之學說所創立者。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間，該黨在丹麥政治中擔任頗為重要之仲裁角色，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該黨加入政府後，則即遭其支持擁護人士之輕視。喬治黨對歐洲政策態度激烈。一九七二年丹麥就加入歐洲

共同市場問題舉行公民復決投票時，該黨曾嚴厲反對歐洲共同組織之擴大，且迄今仍在堅持其立場。

第二組之三黨則為三個新興之政黨，亦可稱之為不滿現政之政黨。蓋該三黨之成立，皆導源於部分丹麥人民對國家政策不滿及急欲求變之情緒。如基督教人民黨創於一九七〇年，當時自由墮胎問題正囂市上，而該黨主席雖信奉天主教，却以基督教路德教派之社群為後盾，起而維護道德與家庭之精神價值，反對金錢萬能之邪念。該黨於一九七一年首度競選，奈以三百餘票之差，未能獲得國會議席。另外兩黨為進步黨與民主中心。亦即此次大選中崛起之兩個強有力之新黨。該兩黨領導者均為丹麥政壇之實力人士，且均果敢活躍。進步黨之創始人格里斯特普（Mogens Gistrup）出身律師，亦為稅法專家，彼要求取縮減間稅及從事行政改革，認為在行政革新後可減除十分之九寄生於現代社會之冗員。格里斯特普於十八個月前出現於丹麥政治舞台，旋即贏得廣泛之推戴。

民主中心之成立雖為時最短，但其領導賈克伯森却係年資深長之政治人物。彼隸社會民主黨達四十年之久，於十一月六日宣布脫黨後，翌日即自組新黨，並效仿格里斯特普，期成為丹麥沈默之多數失望羣衆之代言人。彼並不作裁減捐稅之承諾。同時更頌揚為國家民族服務之公務員之忠誠努力，彼之改革政見偏重於小資本商人及產主之利益，認為彼等現遭差別待遇。此外，賈克伯森與格里斯特普同樣認為階級鬥爭已不適於地域狹小之丹麥，期望今後之選舉戰不再是左右派問題之爭。

二、選舉結果與各黨之得失

根據丹麥方面所公布之初步結果，十二月四日在丹麥本土參加投票之選民佔全部三百五十餘萬登記選民之百分之八十八點七。如此之投票率，在一九七一年大選結果之比較，茲先列表如下：

黨別	所得票數	百分比	與上次大選之比較
社會民主黨	一二五·七	減	一一·六
自 由 黴	一 二 · 三	減	一 五 · 五
激 進 黴	一 一 · 二	減	三 · 二
保 守 黴	九 · 二	減	二 〇
民 主 中 心	七 · 八	增	一 四
人 民 社 會 黴	六 · 〇	減	三 · 一
基 督 人 民 黴	四 · 〇	增	二 · 〇
共 产 黴	三 · 六	增	二 · 二
喬 治 黴	二 · 九	增	六
左 翼 社 會 黴	一 · 五	減	增
議 席 總 計		一 七 五	

進步黨	一五·五	增	一五·九	二八	增	二八
自 由 黴	一 二 · 三	減	三 · 二	二 〇	減	八
激 進 黴	一 一 · 二	減	七 · 八	一 四	增	一四
保 守 黴	九 · 二	減	七 · 五	一 六	減	一五
民 主 中 心	七 · 八	增	六 · 〇	減	二 二	減
人 民 社 會 黴	六 · 〇	減	三 · 一	增	七	增
基 督 人 民 黴	四 · 〇	增	二 · 〇	增	七	增
共 产 黴	三 · 六	增	二 · 二	增	六	增
喬 治 黴	二 · 九	增	一 · 一	增	五	增
左 翼 社 會 黴	一 · 五	減	〇 · 一	〇		
議 席 總 計		一 七 五				

（按丹麥國會共有議席一七九席，惟本表總計內不包括格林蘭島及法洛島兩地於十二月十三日選舉之議員四席）

在此次大選後，社會民主黨雖仍保持其在國會中第一大黨之地位，但其所能獲得之選票僅佔有效選票總額百分之三十五點七，此一百分比乃該黨在本世紀歷屆大選中所獲最低之一次紀錄。其在國會中所佔議席亦由上屆之七十席，減至四十六席，加之人民社會黨亦喪失議席六席，使政府多數黨已潰不成軍，是以焦更生政府在大選初步結果揭曉後，於十二月五日即向丹麥女王提出政府之總辭。

反對黨跟政府多數黨一樣，在此次大選中亦丟掉三十個議席，該三黨中所剩議席，應歸功於其反對歐洲共同組織擴大之政策，因此而獲取在一九七五年個議席，分別多六席及四席之多。

丹麥共產黨在十三年後重返國會，並獲有六席之多。而喬治黨之能贏得五個議席，

二年十月二日公民複決投票中反對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之丹麥公民之支持。至於左翼社會黨在選舉中始無進展，其獲票總額之微弱無法達百分之二的最低限額，因此而不能分得議席，成爲參加競選之十一個政黨中，唯一未能贏得議席者。

丹麥公民在此次大選中之意向表現，對於反對傳統政黨之三個新黨顯示支持，其中基督人民黨雖因部分人民對政府於一九七一年將性教育列爲學校之必修課程及計劃津貼拍攝「耶穌基督之愛情生活」電影片事憤恨不安，致贏得七個議席，但真正之勝利者則爲進步黨與民主中心。該兩黨在首次競選即能有此輝煌成就，證明丹麥人民對傳統政黨已感失望，而將希望寄託於格里斯特普與賈克伯森兩人個別所領導之政黨。尤其是進步黨現已在國會中，以其所獲之二十八個議席，佔第二位之地位。不論其反對者對格里斯特普有關稅政與公務員問題之改革意見看法如何，但均無法忽視其政治力量。

丹麥此次大選，可說是這個歐洲最古老之王國自一八四九年開始採行代議制度後所遭遇之最複雜之一次選舉。其結果使原屬平靜之丹麥政局混亂不堪，原由五黨議員組成之國會，現容有十個政黨之多。至於此一現象之形成，雖與新興政黨之出現有關，此等新黨沒有傳統政黨政治包裹之負擔，可毫無顧忌地，針對人民之渴望，以鮮明動人之口號，攻擊傳統政黨，以爭取選票。但歸根結底，終因選民對把持丹麥政壇之傳統政黨不滿，對政府政策失去信心，以致使新興政黨有可乘之機。

丹麥人民對政府不滿之原因有三：（一）連年來通貨膨脹不已，政府對之無計可施，反對黨亦束手無策。而近數月來因受國際間一般趨勢之影響，使物價再度頻頻上漲，在本年七、八、九三個月間丹麥物價指數繼法國之後，上升百分之二點三（⁷），達北歐國家之冠；（二）稅政負担過重，一般繳納者每年平均納付國庫其全年所得約百分之五十五；（三）人民與政治領導份子間之鴻溝日漸加深，彼此間無法有充分之瞭解等。

此外，由於近年來政府對人民生活習俗上所作之改革，諸如檢查制度之全面廢止，使黃色書刊電影風靡於市，自由墮胎制度之建立，學校以性教育專家等等，對個人與家庭生活之調查及提供改善意見之騷擾，增加人民恐懼不安之情緒，致對厘訂諸此政策之傳統政黨怨言叢生。當時國會中五大傳統

政黨已洞悉此一問題之嚴重，曾有意從事一項保障陣線，企圖抵制新興政黨之攻勢，嗣似因鑒於人民之澎湃反對情緒，唯恐因此而會更刺激民情，而作罷。

四 北歐各國之困難政局

丹麥政黨政治於本屆大選後所遭遇之困難，並非爲其一國所獨有。而爲目前北歐各國所遭受之一般現象。北歐各國之政府向以穩定見著，雖各國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相繼改採比例選舉法，以取代傳統之多數當選制，促使各國政黨數量增加，形成類似歐洲大陸國家如法、義者之多黨政治。但因北歐各國政黨皆有嚴密之組織，人民多參加政黨⁽⁸⁾，因之不僅使每次選舉之投票率均可維持一相當高之水準，同時選民對政黨之選擇亦能固定不變。加之在過去大選中皆可產生一個政黨操縱國會多數派，如昔時之保守黨或近數十年來之社會民主黨者，故歷屆政府甚鮮遭遇如歐洲大陸國家所遭遇之組閣困難。此外，北歐國家人民生活安定，社會制度健全，更爲奠定政府鞏固之主要因素。惟目前情形則不然，上述使丹麥人民不滿之因素，亦同樣普及於其他北歐國家，致長久負責國家政治之社會民主黨遭人民遺棄，使各國原屬穩定之政黨政治，一變而成爲如今日義大利、荷蘭及昔時法蘭西第四共和時代之混亂。

目前在北歐國家中，唯有芬蘭一國之政府尚稱穩定，此亦因該國人民對蘇聯之恐懼心理，而未允社會民主黨完全操縱其政治機構。然在其他國家中，經久把持各國政治之社會主義政黨均遭到嚴重之困難，如瑞典經本年九月大選，使社會民主黨與反對黨派在新國會中佔有同數量之一七五議席，該黨黨魁帕勒莫（Olof Palme）所領導之政府在來年一月新國會召集時，尚不知將須如何掙扎，俾維持其政府之壽命。在挪威，勞工黨領袖巴特里（Bratteli）於九月初大選後，雖仍重新組織政府，但此一基於國會少數實力所組成之政府，隨時要看共產黨與左翼社會黨顏色，始能藉其之支持，以維持政府之延續。

由於在選舉中，保守派政黨亦遭到嚴重之退却，故吾人不宜僅視今日北歐選民政見之表現趨向右轉，但社會主義政黨喪失人民之信任，則爲不可諱言之事實。且此一趨勢現已延蔓至西德，蓋據最近之民意測驗證實西德基督教

民主黨勢力刻有顯著之增進。一般言之，在社會主義政黨執政時，由於情勢之需要，必須從事政策上之妥協，但其所作之妥協不無違背該黨政綱基本原則之處，致引起人民對該黨政治意志之猜疑。何況北歐國家之社會民主黨更應償付長期執政之代價，在瑞典，人民普遍認為帕勒莫政府所推行之社會主義政策過度偏激，而在丹麥及挪威，人民則指責社會黨政府僅知維持其政權，竟不惜放棄其立場，而與右派勢力妥協。

此外，在實質政策上，不僅沈重之苛稅引發并加深人民之反對情緒，生活習俗之改變更促使人民心理不安，即使對歐洲問題之爭辯，亦刺激政治集團之分裂，影響北歐之穩定。今日丹麥大選結果不僅繼瑞典及挪威大選之後暴露北歐政局之危機，同時使人感到目前北歐國家所行之代議制度似已無能應付現局，而有加以改革之需要，否則彼等步入歐洲大陸國家之後塵，無以自拔。

註①：丹麥國會原採兩院制，一九五三年六月五日始廢除舊制，改建一院國會。同時並廢止原名“Rigsdag”改稱為“Folketing”。

註②：原隸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委員，自一九五三年起連選連任為國會議員。彼在丹麥政界頗受推崇，對社會民主黨與人民社會黨聯合政府近年來所推行之偏激政策頗不滿。尤反對政府對新住宅之增稅法案，於十一月七日公開聲明脫離社會民主黨，自組「民主中心」。惟賈克伯森脫黨後，使焦更生（Anker Jorgensen）所領導，僅在國會擁有較反對黨多一票之多數派聯合政府，失去其多數地位，無法繼續執政，故宣布解散國會，期大選中能產生支持其繼續主政之多數。

註③：丹麥國會解散前之議員分隸社會民主黨，人民社會黨，保守黨，自由黨及激進黨等五大傳統政黨，在改選後五黨共喪失議席六十席。

註④：在一九七一年大選後，在國會一七九議席中，社會民主黨（佔七十席）與人民社會黨（佔十七席）僅擁有議員八十七席，而反對派之保守黨（佔三十一席）、自由黨（佔三十席）及激進黨（佔二十七席）則共有八十八席之勢力。因焦更生贏得格林蘭島及法洛島兩地當選議員各一名之支持，同時另兩位議員保持中立，使渠得以八十九席之多數支持而主政。

註⑤：如在上屆國會時期之焦更生政府雖稱為社會民主黨與人民社會黨

之聯合政府，但事實上後者僅參加政府多數派，在國會中支持由社會民主黨一黨組成之焦更生政府，並未加入政府。又焦更生政府共有閣員十九人，其中除一名為在格林蘭當選之國會議員，四名為非議員外，其餘十四人皆為社會民主黨籍議員。

註⑥：根據選舉法之規定，各政黨在選舉中所贏得之選票，必須達全部選票百分之二之最低額，否則不予分配議席。
註⑦：根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版之巴黎*Le Monde*報，法國物價指數在七、八、九三個月上漲百分之二·四，為歐洲之冠，丹麥漲百分之二點三，次之。

註⑧：在瑞典及丹麥兩國人民參加政黨之數量幾佔選民總額三分之一。

著作者：張棟材

野坂參二與毛共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野坂與俄共、毛共之淵源

第三章 野坂回到了戰後的日本

第四章 野坂接替了德田的領導地位

第五章 野坂對毛共的效忠與疏遠
第六章 結論

請向台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十四號國際關係研究所出
版組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洽購。每冊特價
新台幣肆拾元。